

引用:李晨龙,贾华南,王庆钰.《傅青主男科》证治特点与学术思想浅析[J]. 湖南中医杂志,2022,38(1):108-110.

《傅青主男科》证治特点与学术思想浅析

李晨龙,贾华南,王庆钰
(天津河西俊杰中医门诊部,天津,300074)

[摘要] 《傅青主男科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以“男科”命名的中医著作,虽言“男科”,但书中记录内容不限于男科疾病,包括了男性多发的内科疾病、儿科及少数外科病证。傅氏临证治病辨证明确,治疗详尽;经验丰富,审证求因,思维缜密;审时度势,把握时机;顾护脾胃,扶助正气;用药精练,见解独特。书中阐述了证治特点,创制了新方、验方,其临床经验丰富,学术见解独到,为中医治疗各种内科疾病提供了依据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學習。

[关键词] 《傅青主男科》;证治特点;学术思想
[中图分类号] R249.1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DOI:**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22.01.032

傅青主(公元 1607—1684 年),名山,原字青竹,后易青主,又字公佗,明末清初山西省太原阳曲县西村(今太原市北郊)人。其生而颖异,博学多才,平生著作宏富,不拘学派,应手而效,并尝以儒学义理用于医学研究,习历代医家之长,尤擅女科。最能反映其学术特色的代表性医著当属《傅青主女科》,后人推崇曰:“遵治家人妇女,无一不效”“神乎神矣”^[1]。然傅氏于男科亦具灼见,所著《傅青主男科》也有很大的临床指导价值。《傅青主男科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以“男科”命名的中医著作^[2]。虽言“男科”一词,却不同于现代医学“男科”的概念。全书仅涉及男科遗精、滑精、淋、浊、阳强、阳痿、肾子痛、偏坠 8 个病种,共 12 首方剂,此外还包括了咳嗽、气喘、泄泻、呕吐等男性多发的内科疾病、儿科及少数外科病证。全书内容丰富,分列 25 门,共 226 篇,207 论,载方 237 首。每门分列病证,先论后方,精详平易,立法严谨,议论中肯^[3]。据《中医文献辞典》考证,《傅青主男科》约成书于清初顺治四年(1647 年);据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统计,现存刊本 30 种,仅清代光绪年间就有近 20 种刊本,足见这部医著的影响力^[4]。笔者在学习《傅青主男科》时发现,傅氏在治疗多种内科杂病及男科病证中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,记载了诸多独到的见解及经验,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。

1 辨证明确,治疗详尽

傅氏在男科疾病特别是外感热病的演变过程中,尤其重视寒热真假证候的鉴别。其勤修医理,临证经验丰富,善于观察疾病的变化,能抓住细节进行辨证,诊断标准明确,处方用药清晰^[5]。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伤寒门·寒热真假辨门》中将寒热真假分为真热、真寒、假热、假寒、真热假寒、真寒假热、上热下寒、乍热乍寒 8 种情况,每种情况的症状、用药、剂量记录清晰,分述了药物的配伍心得、特殊服用方法及护理措施。其中,真寒证嘱“急救之”;而治疗假寒证时,应避免使用附子、肉桂等热药,以免虚火上冲而使患者吐药,嘱“先将水二碗煎药,熟后以药并器,放冷水中激凉,再入胆汁、菜汁调匀,一气服之”。热药凉服,以顺其性。真热假寒证以三黄汤加石膏、生姜趁热饮,“再用井水以扑其心,至二、三十次,后用元参、麦冬、白芍各二两,煎汤与服”。分门别类详细,足见其心思缜密、变化自如。又如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下·胁痛门》中将胁痛详细分为了胁痛、左胁痛、右胁痛、左右胁俱痛、两胁走注痛、两胁有块痛、胁痛身热、胁痛咳嗽 8 种情况。胁痛乃肝病,治疗需平肝,但细分来看,症状有差异,病因亦有异。傅氏认为左胁痛乃因肝经受邪,右胁痛则因邪入肺经,两胁走注痛而有声责之于痰,胁痛身热因过劳。病因不同而治则治法各

第一作者:李晨龙,女,医学硕士,医师,研究方向:中医内科学

异。如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下·疼痛门·腰腿痛》中,傅氏将腰痛分为湿气腰痛、风寒腰痛、肾虚腰痛、脾湿腰痛、腰腿筋骨痛、腰痛足亦痛6种情况。制方用药不落窠臼、不失准绳,针对临证需要,辨证详明,一目了然。

2 审证求因,思维缜密

傅氏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虚劳门·劳症虚损辨》中对“劳症”与“虚损”两种病证进行了鉴别。虚损的病因是阴阳两虚致营卫虚而热,治疗用温补;劳症的病因是阴虚阳亢、骨蒸而热,治疗忌温补而用清补。两者虽症状大体相似,但究其细节仍有不同。除病因与治则存在区别外,傅氏还指出“两症辨法,不必凭脉,但看人着复衣,此着单衣者为劳症。人着单衣,此着复衣者,为虚损”。从穿衣的细节观察出患者阴阳虚实之状况。临证四诊合参,审证求因,辨因论治,方收良效。

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下·泄泻门·火泻寒泻辨》中,傅氏认为“大泄之症,有火泻,有寒泻”,对泄泻的寒热之证进行了阐释。“火泻者,口必渴,舌必燥,甚则生刺也。苔必黄,或灰黑色,腹必痛而手不能按也。若寒泻者,口不渴,即渴亦不喜欢饮水,舌苔必白滑而不燥,腹痛喜手按,不按则苦是也”。通过观察腹痛的程度、喜按与拒按、口渴与否、舌体形态、舌苔颜色及润度来分析泄泻的病因病机。治疗火泻时,基于“肾中之水衰,不能制火,使胃土关门不能守于上下”的病因,医者的常规思维是急则治其标,其弊端是“治其标,而不能使火之骤降”,必须“急补肾中之水,使火有可居之地,而后不至于上腾”。傅氏治以补肾之药,非止泻之品,然而肾水一生,肾火即降,顷刻应验,止泻之妙,捷如桴鼓。

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下·厥证门·口眼歪邪》中,傅氏记述了治疗口眼歪邪的心得。古人对于此病多治木、治金,而傅氏独辟蹊径,以治胃土为尤切,且治胃土又有经、脉之分。“足阳明之经,急则口目为僻,眦急不能视”,此胃土之经为歪邪也。又云:“足阳明之脉,挟口环唇,口歪唇邪”,此胃土之脉为歪邪也。通过分析病位,处方用药中从顾护脾胃正气出发。由此可见傅氏重视辨证论治,勇于标新立异,善于观察细节,审证求因,四诊合参,临证

之中,可收良效。

3 审时度势,把握时机

傅氏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伤寒门·初病说》中提出:“凡病初起之时,用药原易奏功”,无论外感、内伤诸病,在其初起之时,若因误判误诊,延误时机,用药错乱,则往往变症蜂起。并强调仔细审查、用心诊断、判断病情,合理用药,则可杜绝此事发生。

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虚劳门·日重夜轻》中提到:“病重于日间,而发寒发热,较夜尤重,此症必须从天未明而先截之”,指出疾病有自身的发展规律,人体的正气也会时有波动。“先安未受邪之地”,把握时机,及时阻断疾病发展,可事半功倍。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下·杂方·疥疮》云:“皮毛治法者,感轻之症,病未深入营卫,从皮毛上治之也。”病邪从皮毛入腠理,趁邪气未深入而先治皮毛,阻断病邪发展。

傅氏临证并非一味求快,其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下·大小便门·虚症大便不通》中记录“凡久病之后,大便一月不通者,不必性急”“未治其闭结,而不急急以通之”的久病之人,身体羸弱、津液耗伤,不能急于求成。傅氏妙用熟地黄、玄参、当归以生阴血,少加火麻仁、大黄以润肠下行,“补其真阴,使精足自生血,血足以润肠”。

傅氏立方遣药均注重患者的体质,善于把握疾病的最佳时机,精于理虚,攻补有度,组方严谨,用药平和,不轻易运用峻烈或毒性较重的药物,治疗与预防并重,审时度势,祛邪外出。

4 顾护脾胃,扶助正气

脾主运化水谷之精,以生养肌肉,故主肉。脾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主肌肉四肢,如饮食不节,劳欲过度,则损伤脾胃。脾胃运化失职,即可因后天失养导致脏腑虚弱,筋骨失养,又会导致营卫不和,卫外不固,外邪易于入侵。傅氏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伤寒门·发汗》中云:“盖人之脾胃健,而后皮毛、腠理,始得开阖自如”,强调了脾胃健运的生理意义。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虚劳门·气虚饮食不消》云:“饮食入胃,必须胃气充足,始能化糟粕而生津液。”脾居中央,灌溉四旁,傅氏临证注重后天之本,治病着重脾胃,强调扶助正气。治疗时

既应注意脾阴,又要照顾胃阳,用药阴阳兼顾。脾胃虚弱,则气血生化不及,五脏六腑失于濡养,正气内虚,脏腑不和,则邪气丛生,致脾胃更弱,血气愈亏,五脏精气渐耗。

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呕吐门·脾胃症辨》中,傅氏对“脾病”和“胃病”进行了分辨,“凡人能食而不能化者,乃胃不病而脾病也,当宜补脾”。“能食”说明胃无病,受纳有权;“不化”说明脾有病,脾之运化功能失职。“凡人不能食,食之而安然者,乃胃病而非脾病也”。症状不同之余,傅氏进一步提出“胃之虚寒责之心,脾之虚寒责之肾”之理。虽脾胃互为表里,升降相因,燥湿相济,但临证需明确病位。肾火能生脾土,补脾尤宜补肾中之火;心火能生胃土,病在胃时不可补肾中之火,当补心中之火。

脾为生痰之源,若脾失健运,病情迁延日久,则易成为痰瘀互结的顽疾。傅氏临证治疗时重视脾胃功能,善用甘草、人参、茯苓、白术、陈皮等健脾之药,以杜生痰之源。李自艳等^[6]对全书237首方剂进行了用药统计分析,发现使用频次前10味的药皆入脾经,占全书用药的32.58%。可见傅氏治疗男性杂病首重脾胃。

5 用药精炼,见解独特

傅氏师古而不泥古,立方遣药时,善于在古方基础上扩充其适应证,见解独特,继承中有创新。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虚劳门·气血两虚》中记载其治疗“饮食不进,形容枯槁”之证,补其气而血益燥,补其血而气益馁、助胃气而盗汗难止、补血脉而胸膈阻滞,法当气血同治。处方:人参(一钱),白术(一钱),茯苓(二钱),甘草(八分),陈皮(五分),当归(二钱),熟地黄(三钱),川芎(一钱),白芍(三钱),神曲(五分),麦冬(五钱),谷芽(一钱),水煎服。此方气血双补,与八珍汤同功,妙在补中有调和之法而胜于八珍汤。《卷上·虚劳门·血虚面色黄瘦》中治疗“出汗盗汗,夜卧常醒,不能润色以养筋”之血虚证当补血,傅氏舍四物汤,自拟方药治之。处方:熟地黄(一两),麦冬(三钱),当归(五钱),桑叶(十片),枸杞子(三钱),茜草(一钱),水煎服。此方妙在用桑叶补阴而生血,又加茜草血得活而益生,又增当归、熟地黄、麦冬、枸杞子大剂以共生之,则血足而色润筋舒也。

在《傅青主男科·卷上·痰嗽门·治痰之法》中傅氏对治疗痰证有着独到的见解与心得。“古人所立治痰之法,皆是治痰之标,而不能治其本也”“今立三方,痰病总不出其范围也”。其一,上焦之痰,原在胃中而不在肺,去胃中之痰而肺金自然清肃。其二,久病之痰,不可作脾湿生痰论之。久病不愈,肾水亏损。非肾水泛上为痰,即肾火沸腾为痰,当补肾以祛逐之。其三,治痰之法,不可徒祛其湿,必以补气为先,而佐以化痰之品,乃克有效。治痰之中当酌加理气之药。气顺则痰活,湿流而痰不生矣。

傅氏在临床治疗中,遣方用药精练,尊古而不泥古,方剂组合颇有法度。主药重用,佐药轻用,药量悬殊,主次分明。正所谓“谈证不落古人窠臼,制方不失古人准绳”,补前人所未备,堪为后学之津梁。

6 小 结

傅氏学问渊博,精实纯萃,治一病必明受病之因,用一药必示用药之故,曲折详尽,诊疗实用,于男科的论证立法处方之中,配伍之妙,用药之奇,实发前贤所不及^[7]。《傅青主男科》是傅氏一生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总结,此书只论病之形,不论病之脉,明白显易,使人一望而即知其病是寒是热,属虚属实。书中创制了新方、验方,记载了其临床经验,学术见解独到,为中医治疗各种内科疾病提供了依据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

参考文献

- [1] 潘雪,肖承棕,刘雁峰.《傅青主男科》“种子”辨治特色探析[J].天津中医药,2020,37(6):675-679.
- [2] 李宪锐,商建伟,丁劲,等.《傅青主男科》辨治男性不育症探讨[J].河南中医,2018,38(2):211-214.
- [3] 傅山.傅青主男科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1:57-82.
- [4] 余瀛鳌.《傅青主男科》中的临床方治[J].山西中医,2008,24(1):31-32.
- [5] 詹杰,邓丽金,翁慧,等.中医辨证的原则[J].天津中医药,2020,37(4):394-397.
- [6] 李自艳,曹龚葵,王彤.《傅青主男科》用药及组方特色研究[J].吉林中医药,2018,38(11):1356-1358.
- [7] 王宏伟,鲁晏武,王进进,等.《傅山男科》配伍用药特色探析[J].辽宁中医杂志,2017,44(3):561-563.

(收稿日期:2021-03-15)